



■对 话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钟求是：用一生的努力追问命运

□本报记者 罗建森

记者：钟老师好！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，让您产生了创作短篇小说《地上的天空》的想法？

钟求是：这篇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稀奇的诞生记。我平时有一个习惯，喜欢在文字阅读、与朋友聊天、听音乐等过程中，把有意思的事记下来，用几个字或一句话记在笔记本上。这篇小说的核，就来自于笔记本上七八年前的一句记录。在经过许多日子后，这个有意思的事儿与我的某种创作思考相遇，结合在了一起。这是此小说的缘起。

当然，能与一句记录相遇，重要的是你得揣着一种创作思考走过去。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个写作主张，就是去捕捉日常生活中隐秘的，更具体一些说，去捕捉城市人心中潜伏的深层情感。在生活中，人们除了表层的高兴与难过外，内心深处往往藏着或大或小的困局。因为有了心中困局，许多人就会觉得累，觉得无法安放自己的灵魂，这种感受是很个人的，平时很少有人去追究这些。但我也说过这样的场景：一个人经过白天的喧闹和忙碌，在夜深独处之时，也许会抬头对着幽远的星空，心里一震，思想突然静了下来。这是内心隐秘探头的时候，此刻作家应该出现，并以深究的姿态观察他、研究他。我觉得，写作《地上的天空》的时候，自己就是这样的探秘者角色。

记者：小说构思很巧妙，有着出人意料的反转，也让朱一围这个角色有了很强烈的矛盾色彩，比如他虽然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，却热衷于搜集作家签名本；在朋友看来平凡而诚实，却另寻了“灵魂伴侣”，甚至希望来世与其结为连理；嗓子虽然不能出声，却用笔写下了诗一样的句子。能否谈谈您设计这些情节的想法和意图？

钟求是：这么些年，我写的多是平凡人不一样的生活。当下岁月里，有太多人过着普通的平淡日子，他们一辈子低头努力往前走，实际上只是在单调的走不完的地面上转圈。但平凡覆盖之下，必有挣脱的内心。总有不甘者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突围，甚至想往空中飞翔一次。朱一围就是这样的人，一

个生活中很不起眼的角色，内心角落里却藏着不安分的力量。

对朱一围这样的人物，我没有做过多的设计，只是让他往文学上靠了靠。他因为读过一些文学作品，生活的轨道就发生了变化。他喜欢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作家，包括拿着小说去签名；他对人的下一辈子有了想象的能力，于是去做奋力的一搏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甚至获得了具有诗意的告别心情。所以我说，每个平凡者都可能藏着“孤勇者”的心：对奔平凡，对峙绝望，试着去堵命运的枪口。作为作家，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小小切口，就可能将人物的内在之力引出来，并自流成字，自生情节。

记者：您在创作谈中说，这是个需要阅读两遍的小说，应该品一下，再品一下。您认为，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有点累，因为文字里有些迷离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对于读者如何阅读这篇作品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钟求是：这的确是一篇艺术性较强的作品，不仅在细节的推进上设有悬念，更对人内心的隐秘部分进行了破解。读这样的小说，得有一些艺术准备。一位有阅读功底的女读者曾给我发来一段读后感，值得放在这里。她说：“《地上的天空》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小说，开放式框架结构，不同的读者会品出迥然相异的韵味。‘下一世婚姻协议书’这一设置，令人出乎意料又拍案叫绝。它基于更为宏大、混沌、深邃的生命存在本身，充满荒诞、错位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然而，在当下这个粗鄙时空，如此寓意深厚的精致小说纵使获奖，亦可能不会拥有太多读者，能够与作者同频的读者更是凤毛麟角。芸芸众生的思维意识自古皆在红尘拥堵，思想深刻的小说家注定孤独。”在中国，有经验有功力的读者还是很多的，上面这位读者自己就是一个证明。一般的读者看一遍会觉得有意思，但可能不知道好在哪里。这时候再看一遍，是会

很有帮助的。当然，在眼下这个匆忙的年代，我这个要求可能有点高。

记者：这几年您也写了不少其他重要作品，比如长篇小说《等待呼吸》。小说中的朱一围、陈究等角色，跟《等待呼吸》中的夏小松、杜怡，或者说您笔下其他的人物形象，是否有什么精神上的连贯性？您的写作是否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？

钟求是：这次获奖之后，我在感言中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少年时诞生的文学初心，更不要忘了面对生命逝去时形成的文学决心。1993年冬天，我的一位工作搭档因为特殊工作去世在匈牙利的一家医院。当时在停尸间，面对他那张苍白的脸，我一边流泪一边恍惚。我不明白对某个生命而言，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秩序，命运到底有着怎样的轨迹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下了一个决心，要用一生的努力去破解生命和追问命运。所以从大的主题说，我许多年没有变，一直是这个写作方向。

《等待呼吸》的立意就是写个体命运，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个体命运。在作品中，一颗子弹击穿夏小松的胸口，使他只出场了部分时间，但其气息贯穿了整部小说。他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，像一道亮光照进岁月，阻止杜怡的精神下滑，牵引着她走出泥泞的生活。《地上的天空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设计完全不一样，似乎与《等待呼吸》挨不上边，但细想一下，朱一围身上也有一种挣脱世俗日子的勇气，这种勇气像一道亮光照进他的生活，牵引他走出精神的困境和死亡的恐惧。你看看，在死亡和命运这样的文学母题上，两个互不相关的小说总归走到了一条路径上。当然了，今后也是一样——我的小说无论装入什么题材，这样的写作指向一定会内含在作品中。

记者：您大学是经济学专业，后来又做了许多年的对外联络工作，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对写作有帮助吗？

钟求是：是的，在大学时代，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，《资本论》为重要的主课。我曾花许多时间一字一句通读了《资本论》三卷。当然，那时我也阅读西方经济学，譬如萨缪尔森、凯恩斯的著作。在我的脑子里，蓄满胡子的马克思经常与另一位西方经济学家面对面站着，相互用高深的语言反驳对方。这种专业学习是重要的，成为我日后思考问题的思维依托和理论基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意外干了对外联络工作，而且一年就是15年。这份工作的好处是让人视野开阔。那时我常常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地，跟踪国外的热点事件和社会动态。

对作家来说，每一种经历都是重要的，是上天对你的赐

予。事实上，我的这些学习和工作经历不仅帮助自己丰富了题材、拓展了眼光，也容易让作品的气象更大一些。作品的大不在于题材的大，而在于思想的力度。即使像《地上的天空》这样展示人性幽微和生活细部的短篇小说，我也努力注入大的思考，让作品内部生长出开阔的东西。

记者：在您看来，好的小说或者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具备什么特质？评判标准是什么？

钟求是：什么是好小说，许多作家都能顺着自己的角度讲上半天。作为一个编辑，我只能强调几点：1.基本功得过关。现在的不少作品，语言和叙述能力太弱，最起码的写作技术都未能掌握好。2.要出新意。眼下中国文学作品的同质化太严重了，面貌相似，惰性明显，在思想上缺少对时代发出的独特声音，在文体上缺少变革创新的内在推力。3.要进行更有深度的内心挖掘。小说不仅要讲故事，更要塑造人物，挖不深内心就塑造不好人物。我一直强调，人的内心是布着太多隐秘东西的大地域，值得作家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行走。

其实，真正的好小说是不讲究评判标准的。最近我在谈论短篇小说创作时，提到了“无界”一词。小说写作常常会受到各种难点，但写到一定份儿上，随着驾驭能力的提升，也许某一天你会感到豁然开朗，渐渐走向无界的状态：在把控住写作规律后，打通自己的内心感悟，也打通小说的内部经脉，做到自由自在。若抵达此种写作状态，便做到了文学层面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这种抵达当然很不容易，但可以是努力的方向。

记者：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？

钟求是：能获得这个奖，我当然很高兴，这意味着自己的创作得到了充分肯定，一个人孤独之旅得到了重要的掌声。同时这也意味着，自己可以“了结”这件事。从某个意义说，这个奖更像是一扇有难度的门，跨过之后，我以后的创作会更加自信，视野也会更加开阔，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往前走。

我暂时没有写长篇小说的计划，接下来还是继续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并要求自己投入心力，在质量上继续往上走。最新的中篇小说《宇宙里的昆城》（《收获》2023年第1期）写的是一个海外科学家的生命故事，情节比较开阔，除了展示人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，也涉及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。作为一个文科生，能写出这样的小小说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。对了，这是我获奖后亮相的第一篇作品，我自己很看重，也期待读者的评价。

■第一感受

说说现实题材创作中的“科普自觉”

□吴立群

长期以来，科学意识在中国信息传播、文艺塑造乃至传统文化精神培植中存在着一定的缺席问题。回顾历史，国人每每诟病于作为有着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，虽然将火药的功用烟花上不断推向新高度，但到了近代却遭受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凌辱。与此同时，国人也常常感慨于中国虽然动辄领跑世界，但由于科学意识的缺少，在工业革命和信息时代还是有所滞后。今天，这些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生转变。这样的转变，同样反映在科普文学创作上，譬如，高仲泰的科普文学作品《深潜：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》的问世，就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未知世界和科技前沿的一个新窗口，而且，透过这个窗口，必将引发人们对海洋保护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重要课题的关注。

认识到科学性的重要性，中国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，外部压力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今天，国人已经洞察到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包括科技竞争在内的综合竞争，而来自深海探索领域的竞争，就是科技竞争的重要方面。如今，我们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就。面对诸多科技成就，习惯了在历史、社会、人文、思想等领域深挖细作的文艺家，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航和深潜，这是新时代文艺家把握时代脉动后的同频共振，是走出个人情怀、写作兴趣之“自转”的同时，呼应时代、表现现实之“公转”的创作自觉。可以确定地说，在激发国人爱国情怀的同时，这必将引发读者尤其是青少年、年轻读者的科学意识。谁又能否认，在未来的某一天中，某个人是因为阅读了《深潜》而最终影响他或她成就自我、突出地有益于人类？毕竟，此类先例不胜枚举，毕竟，欧洲工业革命的启蒙就在于文艺复兴。

阅读《深潜》，让我对作家阿来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：主流文学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，便是关注现实，



但一直对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强大的现实、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视而不见。

不是不“顾”，往往是不能。就像沈括写作《梦溪笔谈》首先基于其较高的科学素养一样，作家高仲泰写作《深潜》，同样基于长期对深海探测前沿科技的关注。此间的因果，类同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。《深潜》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：它强健了当下文学创作的两个软肋，即重大现实题材和文学作品中科普意义的不足，而《深潜》问世的内因，是高仲泰长期的积累、不懈探索所致：作为一名作家，他对现实题材的长期关注；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，他对位于无锡的中船重工702所科技创新动向长期关注；作为一名致力为文学注入科普意义的自觉担当者，他长期倾注精力于历史题材，之后才有了全新的出发。

科学与艺术都源于自然，同样是人类认识和探求自然真善美的一种手段。巧的是，法国作家福楼拜和诺贝尔物理

文学奖李道道对此都有过类似的说法：前者说，科学和艺术总在山顶重逢。后者说，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
《深潜》在科普文学创作上的探索让我更加坚信：一方面，科学需要文艺，因为文艺能让科学更具亲和力，实现高效和跨领域传播；另一方面，文艺也需要科学，因为科学能够激发好奇心，赋予文艺家观察世界的崭新视角，从而为科学增添“美”的吸引力。

近年来，文艺界自觉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不少作家深入人文基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地带采访创作，了解、记录、讴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，讲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故事、生态转型故事、对外开放故事和艰苦奋斗故事，成了广大文艺家的创作自觉。可以说，一定程度上，科普文学作品《深潜》的问世，既是作者对文学界惯于以“回顾”的姿态观照现实的突破，也是努力与现代社会发展步调相一致的又一次自觉且深度的探索。

文学家对于科普的自觉介入，带来的是浓烈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，它将极大地增强精彩科学探索故事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背后的壮阔想象力、强大探索精神和深远人文精神。简而言之，比一般的科普作品，可能别有一番风味，因而引人注目，引发思考。尤其对于争取更多青少年、青年读者，它无疑是一件利器。君不见，自从有了望远镜，伽利略就成了时时要把天空看得更深远、更清楚的人，而那些对于望远镜有着更高要求的人，事实上又成了推进其发展进步的持续动力。

诚如阿来所说，科学的眼光与文学眼光的交叉重叠，为文学注入了科学因素，使我们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。面对《深潜》，我要说的是，文学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，是春风，是雨露，是种子，在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怀的同时，还将让潜心阅读它的人具有更加敏锐、更加全面的眼光看待和进入现实世界。

■短 评

“通往刘村的路崎岖不平，让人不想动身。如果从北京出发，需要提前两天买票，提前两小时出发去高铁站，历经一段飞速而迷幻的旅程后，在火车站外终年无休的叫卖声中找到一辆愿意下乡的车。还要在国道、县道、乡道和莫名其妙的坑洼道上忍耐两个小时，才能看到村头两个吉祥物一般的垃圾桶。那曾是全村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。”

这是格子随笔《回刘村》的开头，文章出自《人间一格》一书。阅读此书时，我正在旅途中。数年来未曾回家的我，年前拖家带口回了一趟老家。从上海到广东，千余里的路程，交通工具从高铁到私家车，一路上兜兜转转，终于抵达老家。因此，格子的随笔《回刘村》的开头，便显得格外亲切与熟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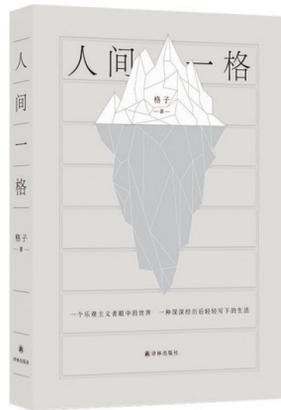
汽车行驶至村口时，一辆垃圾车堵在路中央，环卫工人正在清理垃圾。上一次回家时，垃圾回收站尚未建立，村民们的生活垃圾是直接倒在溪中。此外，母亲在微信电话中念兹在兹的活动广场，则是修在公共谷场中。水泥地板刷成新的，增添了一个篮球架，以及一些健身器材。这是村里中老年人活动中心，妇女们聚在一起跳广场舞、唱歌，老人们则在一旁拉二胡伴奏。年轻人们大多离开村庄，在县、市，甚至是更远的城市，安家落户。有过过年时，年轻人好像候鸟归巢一度，度过一个忙乱又热闹的节日。临近上班时，年轻人又开始收拾行李，奔赴城市。然后，开启新的“轮回”。

《回刘村》奠定了《人间一格》整本书的基调。大体而言，《人间一格》是离乡者的返乡之旅，回到故乡，回忆童年，以及呈现着当下的某些焦虑与现实。随笔集中最好的文章，亦与此相关。一个新的城市人，一个接受了“现代文明”教育的人，回头凝视故乡，回头凝视“同学少年”的命运。自然而然地，便令人生出对照之感，便令人生起了无限唏嘘。

格子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成长的岁月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激烈的年代。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已然吹拂了神州大地。与大多数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一致，格子自小努力读书，往更高的目标攀爬，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成为城市的“新”人。这里的“新”，不只是身份上的重新认定，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的革新。比如，在为入处世方面，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边界，更在意自我的隐私，更注重自我的管理。在《回刘村》一文中，格子回到故乡，与往日小学、初中同学重逢。同学们“像一座座山出现在家门口，每一座都超过二百斤”，“我顾影自怜，发现在大城市生活的证据居然是身材尚显匀称”。在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的热烈氛围中，“我东施效颦，试图展示自己基因本可表达出的状态”。显而易见，格子是勉

——读《人间一格》—— 恰同学少年

□王辉城



力为之。于日常生活之中，毫无顾忌的吃喝，已然成为格子的故乡记忆。这趟匆匆的回家之旅，便是重温这记忆的时节。

体型的差别，只是格子与同学们最小的差别。更为巨大的、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体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。其中，最为令人唏嘘的命运对照出现在《问题少年》一文中：格子与潘剑因打架而结下“无疾而终的梁子”，后因同桌而发展出坚实的友谊。在初中同学普遍读职校背景之下，格子帮助潘剑补习，两人分别考上不同的高中。然而，由于没有格子的帮忙补习，潘剑的学习很快就跟不上进度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兜兜转转来到格子的学校，交给格子一封信，离开了学校。此后，潘剑开启了流浪般的打工生活。年纪尚年轻的潘剑，像是一滴水，注入到浩浩荡荡的时代的洪流中。直到15年后，格子方才从他人口中得知潘剑闯荡江湖的经历。潘剑辗转多地，身无分文，艰难求生。终于，潘剑回到家乡潍坊，成为一名保安。“我的谢霆锋变成了你去酒店时总会忽略的小人物。”潘剑的生活安稳下来，迎娶了中学时暗恋的女孩。他的生活看似走向正轨，奔向幸福的未来，然而却在为堂哥迎亲的路上，发生车祸身亡。那时的潘剑才20多岁。命运的无常，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

无疑，《问题少年》是篇令人唏嘘的随笔，也代表了全书的情感基调。尽管不是山东人，但可能是同乡、同样成长于农村的缘故，我读《人间一格》时，书中所写的童年生活、成长岁月，总觉得熟悉无比。中学时期的“古惑仔”现象、童年爬树、赶鸭放鹅以及村庄中刺目的黑暗……皆是日常所见。换言之，《人间一格》唤起了我对童年的记忆。那记忆既遥远又清晰。